

红军侦察兵

□ 谷俊德（白族）

桑植红军村有句民谣：白狗子，你莫拐（指胡作非为），红军侦察兵来了，叫你灭得快！

一九三二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也就是文家界战斗的当天晚上，当枪声稀稀拉拉的停下来后，在毛垭村飘水洞的一个土包里，一盏桐油灯在微风中闪着光亮。两个年轻汉子在屋里说话。

二佬，我们两个去文家界救张政委和他的伤员去！说话的叫文隆波，是毛垭的红军留守队员。

大哥，去就去，白天打仗我们俩弟兄没有武器帮不了忙，现在夜间，我们去救人！答话的叫文隆武，绰号“武二爷”，是文隆波的弟弟，也是一名红军留守战士。兄弟俩一拍即合。

可去文家界，要冒极大风险。文家界一带是战场，敌军的一个连队守在路口边，阻挡着村民进寨，也张网等待着红军伤员。敌军连长，一对大耳长不正，歪在脑袋边，士兵都叫他“歪耳朵”。但这个歪耳朵心狠手毒，他坐守点，发现一个红军伤员拄根棒从林中走出来，就叫团丁捉住，并吩咐一个团丁找来桐油，放些棉团，塞到一个洋油铁桶中，安上两根铁丝，叫红军伤员背上，再点火燃烧。红军伤员背着燃烧的铁桶向前奔跑，支持不住，被活活烫死。“歪耳朵”看见后大笑说：看你还当不当红军！当红军就叫你背火背篓！先后有三个红军伤员被“歪耳朵”捉住，死于背火背篓这种酷刑。

敌人的残暴激起了文氏兄弟的满腔怒火，文隆波两兄弟决定智闯哨卡救伤员。

文隆波两兄弟乘着夜色摸到文家界山脚边，悄悄找来两套服装。一套是红军的，一套是白军的。兄弟俩看着前面的火堆里，站着三个白匪，心中有谱，决定闯一闯哨卡，见一见“歪耳朵”。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敌兵发现对面来了两个人。

嘘什么？老子是自己人！文隆波穿着一身白军衣服，腰间还挂根匣子枪，屁股后吊着一把小刀朝哨兵吼。

文隆武穿着红军服装，被文隆波用绳子捆着，弓腰往前闯。妈的！站住，再不站住老子一枪打死你！一个高个子手持电筒向文隆武兄弟走来。文隆波走近一看，看到那对歪耳朵，知道自己遇到了臭名远扬又心狠手毒的“歪耳朵”连长。

嘿！照什么？我是马树英！你的老庚呀！文隆波早就知道四门岩一带白匪马树英有一个老庚在周矮子部队当连长，且有一对歪耳朵，借助夜晚看不清人，找歪耳朵套近乎！

哦！马树英！我老庚？你不是在四门岩当连长吗，跑到毛垭来搞什么？“歪耳朵”警惕地问。

“呀呀，老庚，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也是昨天才打探到你老庚随周师长来毛垭打仗的，所以，好久不见，想找老庚发点财！文隆波上前递一根纸烟给歪耳朵。

发财？跟我发什么财？老子一天枪里来弹里去，搞得不好遇上红脑壳，就成短命鬼！我还是羡慕老庚你在四门岩安全。

歪耳朵对马树英老庚放松警惕，加上文隆波也是桑植口音，又穿着白军官服。

“老庚，你捆着一个红脑壳干什么？一枪毙了算了！”歪耳朵用手电筒照了照文隆武。

啊！老庚，你不知道，这个红脑壳是个反水货，他上午来毛垭送信，被老庚我遇上活捉了，这个反水货供出他认识张家千，就是你老庚攻打的这个部队的头领，叫张政委。听说张政委还在文家界，且受了重伤，他叫我去文家界，去找张家千，将张家千活捉后送周师长，说不定还能在国军里捞个官当当啊！

于是我就绑着他想通过你的防区，去文家界屋场找张家千！文隆波故意朝文隆武屁股上踢一脚，文隆武趁机喊：我都反水了，让我找到张家千，一枪就毙了他才解我心头恨！

喊什么？哼？混蛋！你认出张家千，交给老子，老子交给老庚，让老庚升升官啊！文隆波又踢上一脚，大声喊。

好！好！你马树英干什么事都没忘掉老庚，好！我带二十人随你去抓张家千！“歪耳朵”心动了。命令他的卫队随文隆波至文家界屋场捉人。见敌人上钩，文隆波说：老庚，去那么多人干什么？文家界的红脑壳已打死完了，你听，没有一点动静了，你们卫队白天才打仗，又苦又累，不如原地等我们，我只需要你一同去呀！

“歪耳朵”露出奸笑，但还是带了七个卫兵跟在身后。

走了约四里山路，一个密林里隐约传来一阵呻吟声，是红军伤员的声音。突然，一个粗粗的男音在林中飘荡：我是贺龙的红军！

马连长，马连长，我听到那声音就是红军张家千，快去捉！文隆武故意朝文隆波喊。

文隆波对“歪耳朵”说：快去抓张家千！他就在前面的树林中！“歪耳朵”命令他的士兵：快去林中抓！抓到有重赏！他的七个卫兵立马跟着文隆武向密林中搜去。

老庚，只要抓到张家千！我们就会受嘉奖！文隆波说。

“歪耳朵”坐在一个岩包边，也做着美梦，一边点着一支烟抽着。

老庚啊，好好看看，我是哪个？文隆波威风凛凛地站在“歪耳朵”身边。

啊？你不是我老庚马树英吗？为什么要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歪耳朵”惊恐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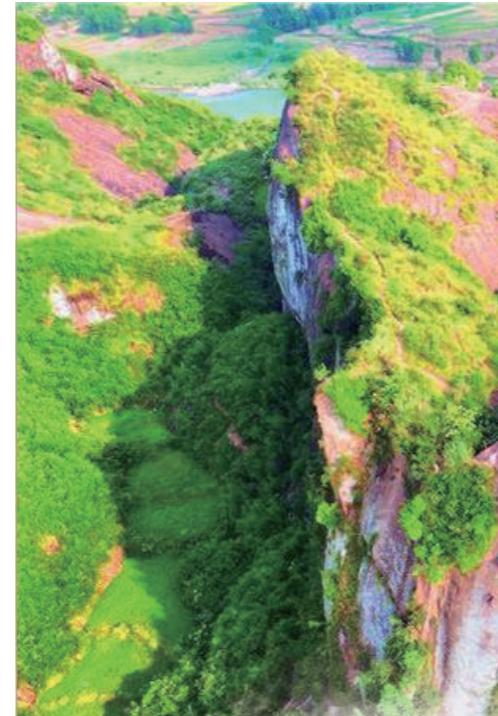
哼，我是红军战士文隆波！今天我代表苏维埃人民判处你的死刑！说完，就一刀刺进“歪耳朵”的胸膛。

杀了“歪耳朵”，文隆波迅速提枪往文隆武的手电筒光亮处赶。文隆武暗暗解开手上的绳子，摸出匕首，刺死了几个敌人，另三个敌人见势不妙，钻进树林逃跑了。

天刚蒙蒙亮，文隆波兄弟俩朝微弱的呻吟声处赶去。发现是一个受重伤的红军战士。一个敌人发现了伤员，正准备射杀，文隆波及时赶到，一枪打死了敌人。红军伤员得救了。

文氏兄弟先后救活了邓红吉、谢通天和张家千，将他们悄悄背进寨子治病，张家千病愈归队，红军战士邓红吉、谢通天病愈后就落户毛垭村，与文隆波、文隆武兄弟结为生死之交。上世纪六十年代，邓红吉、谢通天相继去世，弥留之际，嘴里仍挂念着文氏兄弟。至今，毛垭人不时传颂着文氏兄弟装老庚，“歪耳朵”命归阴的故事。

说起这个故事，红军村群众就竖起大拇指，赞叹说：红军侦察兵，就是神勇！



行走慈利（组诗）

□ 彭毅

红岩岭

红艳，耀眼
这是红岩岭吗
在这里生活多年
第一次见这地貌
更觉惊奇
丹霞地貌，就在眼前
美得无法可说
两个男人望而却步
一行美女吆喝
迎难而上，连翩浮想
红岩岭，红色的土地
是英雄的鲜血染成
我们来这里，为记录血写的历史
天空灿烂，红军留下的足迹
这般沉重异常，我怎敢忘却

红军树

千年樟树，枝盛叶茂
等待着我的来到
水绕山环，滋润的生命
让人疑惑重重
是在等待某人的归来？
贺龙红军，曾驻军三年
千零九十五个日夜的坚守
血雨腥风，沧桑巨变
此时，我们相互倾诉
红军树，不是哨兵
却是战士
躲过劫难，让战士重拾生命
这生死之缘
红军撤退，杳无音讯望眼欲穿，
再未归来红军坚守的缘由
让我敬重，更为祈福

朝阳地缝

神秘峡谷的地缝
深遂幽暗，不见尽头
人群离我远去
只有一丝光线
阴暗得让人意乱
匍匐前行，没有尽头
掬一清泉，心醉不忍离去
一缕阳光，让我悄悄心安
抖落心中灰尘，忘却烦事
亿万年岩石，注目稀有光亮
一个人坐在地上，这静谧的峡谷
纯洁的溪水，此刻
我是最幸福的人

万福温泉

潜水这温情池中
万福，洗涤着疲惫
想或者不想
温泉真能使人万福？
洗心池、药物池、干蒸房
按摩池、游泳池
体验着各种池水
让你感受不一样的人生
九曲十八弯，亭阁池台
温柔之地，更添几分浪漫欢笑
梦幻之乡、让我不愿离去



第一次去红岩岭还是十年前。印象渐渐模糊了，只晓得，红岩岭地属丹霞地貌，景观奇特，而且有着深厚的红色底蕴。

红岩岭，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慈利样本，是全面呈现独特的慈利名片——慈利符号——慈利印记。在那里，可以看到众多的自然景观：玉面丹霞、一剑崖、小象山、恐龙脚印、摩崖字刻、月亮岩、仙人足迹、浦云寨、渔猎码头等；还可以体验户外活动：丛林穿越、飞拉达、高空滑索、猛士玻璃挑战桥、王者铁索挑战桥、空中飞艇、悬崖秋千、悬崖咖啡、热气球、悬崖之镜等。这种红色配合着奇特的地貌形态，再辅以惊险的户外运动，给人一种神奇、神秘、刺激的感觉，多次吸引着我前去观赏和体验。

机遇终于来了。初夏中旬，我随县作协举行“墨染红岩岭”笔书茶马文化的采风活动团，再走红岩岭。

出发前，下起了绵绵细雨，来到了游客中心，随着车门缓缓洞开，山野的景色扑面而来。抬眸间，飞拉达攀岩壁赫然伫立，赭红色岩壁似大地的血脉喷薄而出，在时空延展，粗糙的肌理里藏着千万年风雨的雕琢，那抹浓烈的红，既张扬着原始的生命力，又透着神秘的召唤。

由于下雨，多条游玩线路和多个游玩的惊险项目都已关闭，体验的项目也缩减了大半。我们沿着山溪前行。起初，雨点不大且不密，雨珠轻叩伞面，

可鉴人。虽然灰暗的天把天地都渲染成灰调，但是看惯了色彩斑斓鲜艳夺目的红岩岭，现在这副景色何尝又不是另外一个柔美的面孔，温婉可人呢？

拐过一处大石头，眼前便是一番令人惊叹的景观。云雾半掩的山坳间，一道道银链跨越山头，百米高空处，流线型飞艇悬浮在轨道上，折射着粼粼波光；索道绷紧的钢索，自山巅架至山脚；铁链桥在风中轻晃，仿佛铁索碰撞声混着林涛回荡；最夺目的当属那座玻璃桥，剔透的桥身凌空飞架，将脚下万丈深渊的嶙峋怪石、潺潺溪流尽收眼底。这些钢铁与玻璃铸就的现代奇观，以惊人的姿态切割着千年山峦的静默，在自然与人工的碰撞间，勾勒出震撼人心的壮美画卷。

快到体验起点时，一些胆小的径直朝飞艇而去，我们一行胆大的直奔玻璃桥而来。站在桥的起点，举目前方，雾气蒸腾，天空流云飞驶。云雾填满山谷，环绕着各座岩岭，在脚下缓缓穿梭游走。一座座岩岭，时隐时现，恍若一幅生动洗练的水墨画，如梦如幻，唯美至极！

一番安检后，我便踏上了猛士玻璃桥。桥上的玻璃板，在雨雾中若隐若现，朦胧的轮廓宛如悬浮在半空的幻境。湿漉漉的玻璃表面倒映着低垂的铅云，每走一步，桥身便在雨幕中轻轻摇晃，震颤顺着脚底攀上脊椎。前面两位先行者，干脆弃掉雨伞，两手紧握绳索，任凭风雨拍打。

红岩岭行吟

□ 黄立文

惊起细碎涟漪，像极了蒙着层半透明的薄雾，会员们的身影在伞下也凝成朦胧的剪影。在且行且停中，目光自然投向前方漂亮的廊亭。青灰的廊檐衔着雨帘，碎玉般的雨珠顺着瓦当垂落，廊柱上的朱漆在雨雾里洇开岁月的纹路。

众人边走边聊。雨中体验，红岩岭依然值得一游。只要不是如注暴雨，我们依然可以漫步其中，享受摄影的乐趣。雨天的好处是，不需要担心日晒，也不用做防晒措施。几位女作协会员的谈笑随着湿润的风，在廊亭间流转。行至绝壁下，我驻足良久，仰望峭壁上蜿蜒的飞拉达，蜿蜒的钢丝绳如同沉睡的银蛇，盘踞在赭红色岩壁上。

围栏将人与绝壁隔开，指尖拂过冰凉的警示牌，山风掠过耳畔，裹挟着未竟的攀登热望，在心底泛起层层涟漪。隔着围栏，我凝望着它们嵌入岩壁的轮廓，想象着岩壁上腾跃的身影，却只能将悸动的心跳，化作叹息融入山间流云。本

是奔着岩壁上的惊险之旅而来，现在，尽管钢索垂落如琴弦，钢环静默似音符，一场夏雨却无法让大家奏响属于勇者的乐章。壁上的设备与苍翠山林相映，也成了可望不可即的遗憾图腾。

过了廊亭，就是一段台阶路。我斜着雨伞仰望，石阶在雨幕中隐现，恍若通往云端的天梯。扶着冰凉的栏杆拾级而上，衣袂沾着雨丝的清冽，耳边除了簌簌雨声和风声，仿佛要将人引入某个遗世独立的梦境。

这是一段很陡且光秃秃的崖坡。台阶比较高，风也大了些。我用力撑着雨伞，每一步都有些吃力。当手触摸到丹霞岩石的红，仿佛看见在古樟树下，先烈振臂间红旗翻涌如浪。那抹红是信仰燃烧的余温，是热血渗进岩层的胎记，是在岁月褶皱里凝结成永不褪色的勋章。当风掠过红岩石时，仿佛在复述烽火里的呐喊，让山河记住，什么是用赤诚染透的春秋。

我们一步一顿，虽然都知道每一级都是安全的，但还是小心翼翼。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坡度舒缓处，风也小了许多。我择高处环视，初夏红岩岭，绿色草木清香，溪涧清风徐来，树叶低声絮语，淅淅沥沥的雨，把红岩岭冲刷得格外清新。

雨中的红岩岭好像披上一层朦胧的面纱，完全没了平时那种咄咄逼人的险峻雄伟，也没了平日那种冷硬，雨雾仿佛给红岩岭裸露的红岩打了一层蜡，光

我一手撑伞，一手揽绳。行至桥中，我停了下来。看着旁边的王者铁索桥，铁链被雨水冲刷得泛着冷光，桥在风雨中晃动，好像发出低沉的呜咽。我想，要不是那个项目被封，或许走一趟铁索桥更俱挑战与刺激，也一定能体验到恐惧与壮美在雨中达成奇妙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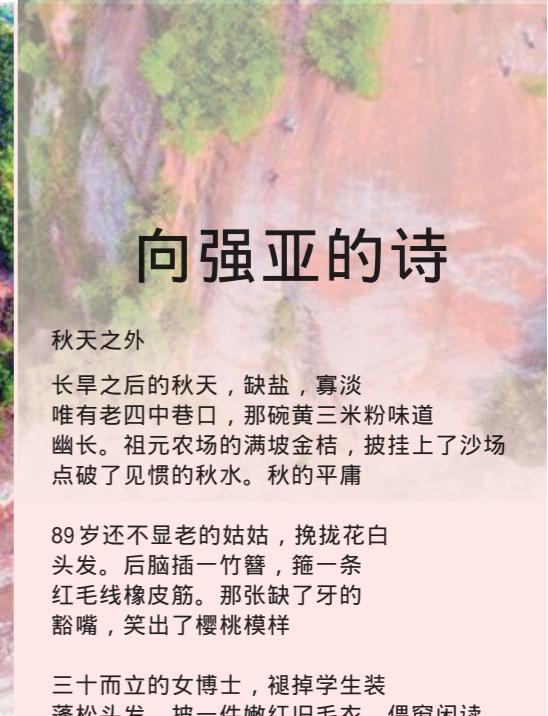
透过脚下晶莹的玻璃，但见雨幕中的深谷愈发显得神秘莫测，而崖壁上的藤蔓在雨中舒展着翠绿的枝叶，水珠顺着叶片滑落，与远处的河道遥相呼应。我赶紧掏出手机，将惊险与诗意编织成一幅流动的水墨定格了下来。

再绕过一座小山头，下了几级台阶，就到了索道入口。此时，风雨稍有加大。细密的雨丝裹着山野的气息扑面而来，将高空滑索的钢缆浸染成乌亮的银蛇。

出发了。我扣紧安全扣，指尖泛起寒意，潮湿的空气里浮动着山坡的松针被雨水砸落的清苦气息。滑轮与钢索的摩擦声混着雨声，化作一曲激昂的前奏，身体骤然腾空的刹那，雨幕在眼前拉成流动的灰纱。失重感如潮水漫过全身，缆车脱离支架的瞬间，五脏六腑仿佛被无形的手攥住悬在半空。山间蒸腾的雾气裹着雨水扑在脸上，寒意顺着雨衣的缝隙沿脖颈往衣领里钻。钢索在雨幕中发出细微震颤，脚下深壑里，林涛裹挟着云雾翻涌，宛如巨兽翕动的鼻翼。耳边风雨呼啸，混着“嘟嘟”声响，恍惚间化作永不消逝的电波。那跳动的频率里，藏着雪山草地间的星夜兼程，裹着窑洞烛火下的密语千钩。每一道音波都是淬过火的钢钎，在历史岩壁上凿出黎明的缝隙。聆听，风仍在复述摩斯密码的余韵，让群山记住，什么是用心跳谱就的家国密码。

片刻功夫，随着双脚蹬踏在海绵垫上，悬空的心脏才重重落回胸腔，而身后云海翻涌的壮阔，早已在瞳孔里烙下永恒的印记。

当返回游客中心时，我忽然懂得：红岩岭何止是网红打卡地？分明是红色坐标里永不生锈的刻度。每一级台阶都刻着草鞋碾过的辙印。这里的每个项目，都是自然肌理与匠心巧思的咬合：雨水冲刷的红岩是底色，人类设计的体验是注脚，天地间蒸腾的烟火气，是最动人的留白。而丹霞地貌的红色基因，才是让每个脚印都通向信仰的精神原乡。



向强亚的诗

秋天之外

长早之后的秋天，缺盐，寡淡。
唯有老四中巷口，那碗黄三米粉味道幽长。
祖元农场的满坡金桔，披挂上了沙场。
点破了见惯的秋水。秋的平庸。

89岁还不显老的姑姑，挽拢花白头发。
后脑插一竹簪，箍一条红毛线橡皮筋。
那张缺了牙的豁嘴，笑出了樱桃模样。

三十而立的女博士，褪掉学生装。
蓬松头发，披一件嫩红旧毛衣，偎窗闲读。
秋的深处，诠释了并非绵薄的文静力量。

金秋闪烁的每一瞬间，都有上天的谕旨。
生活，往往被细节丰盈品质。
你啊，当然可以做你自己的主。

盛开如花

瞌睡深沉如海。我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盛开之际，石头如花。

那座故乡的村庄，引颈眺望。
呼唤着那片大海，如儿子回归。
没有什么可以忽略，在初春的细雨中。
所有的萌动，均在成长。

这一个年轮，氤氲成一片回忆。
像一个十万八千里的筋斗。
永恒成经典。

我愿在春天的怀抱里，像石头。
甜蜜睡睡，做一个清澈且有神性的梦。

盛开如花

春雨披着潮湿的风衣，主持这个天字一号的季节。
容易发霉。
月亮没入黑夜的瀚海，我没入窗外的新绿。